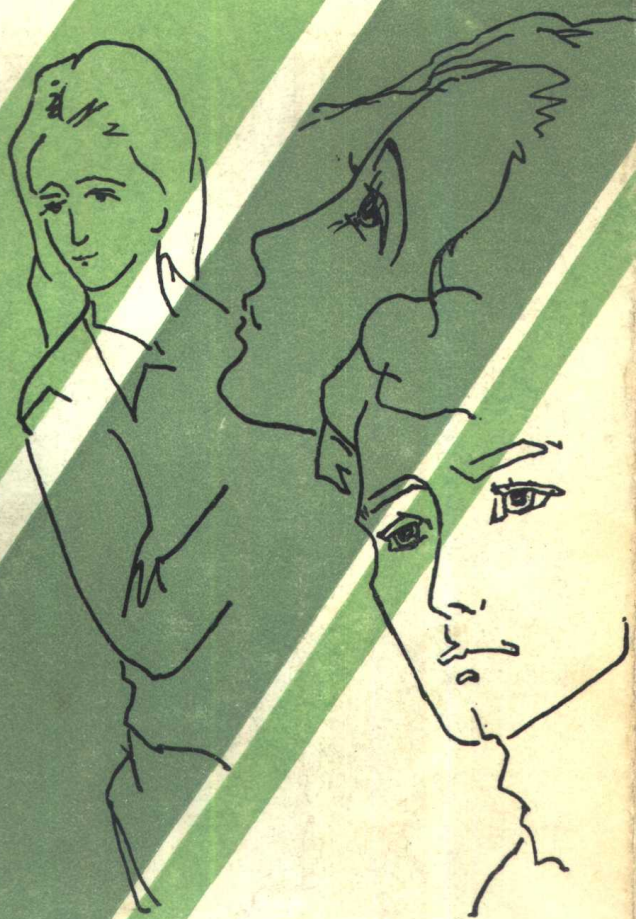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情与网

肖 正 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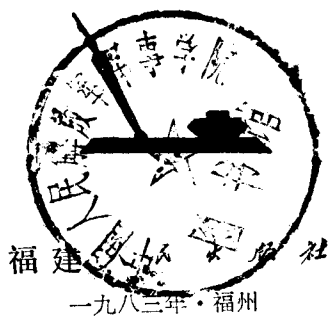
MENGYACONGSHU





情与网

肖正义



情 与 网

肖 正 义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9.125印张 4插页 176千字

1983年12月第1版

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3,580

书号: 10173·473 定价: 0.93元



作者近影

作者小传

肖正义，一九四九年九月生于河南省信阳市。一九六五年初中毕业后，就在郑州电缆厂当工人，长期生活在火热的工业战线上。一九七二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十余年来，先后在各地报刊发表有中、短篇小说，散文，诗歌，报告文学等近百篇。一九七九年调入河南省文联任《莽原》丛刊编辑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会员。

编辑例言

在六十年代，为了学习继承鲁迅办《萌芽》的精神，造成大群新战士，《萌芽》社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合编出版过《萌芽丛书》。为适应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一代文学新军的崛起，决定从一九八二年起《萌芽》社除继续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《萌芽丛书》外，还将扩大和福建人民出版社、重庆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这套书。

第一，《萌芽丛书》以中青年为主要作者对象，介绍文学新作，帮助文学新人的成长。新的丛书与过去略有不同的是，不完全以出版处女作为满足，也出版中青年作者的第二部或第三部作品，目的是使萌动的幼芽迅速成长为参天大树。

第二，《萌芽丛书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积极解放思想，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。坚持贯彻党的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提倡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。

第三，《萌芽丛书》以出版中篇小说为主，兼及短篇小说集和散文、诗歌集，并且选编《萌芽》月刊上发表的比较优秀的作品，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分类成集。

我们热切地希望文学新人不断涌现，殷切地期待中青年作者深入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火热生活中去，向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进军，真正写出把握时代脉搏和展现社会主义绚丽画卷的作品。我们坚信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在前辈作家的培养下，未来的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必将在新时期诞生。

51015-29

序

南 丁

这个中篇小说集的作者肖正义，一九四九年出生在一个搬运工人的家庭里。一九六五年初中毕业后不久，就进入郑州电缆厂做工。在电缆厂的十五年里，做过刨工、铣工、车工、技术革新技术员、厂报编辑。他在刨铣切削之余，也在稿纸上耕耘播种。耕耘播种得到收获，结集在这里的小说便是证明。既生产物质财富，又创造精神产品，这便是我们的工人作者。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的天地，是广阔无垠的，是任一切愿意拿起笔来为人民写作的人们驰骋的。外因很好。但是，坚韧不拔，持之以恒，认认真真地做出一点成绩来，恐怕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。当然，也不单是勇气。

我对这位我们共和国的同龄人，七十年代中期就从报刊上知道他的名字。在一九七七年初春时节的一个座谈会上，认识了他。敢于直说自己的见解，颇有生气。这便是他留给我的最初印象。一九八〇年的秋天，我受河南省文联党组和作家协会河南分会主席团的委托，筹办大型文学季刊《莽

原》。当务之急就是物色编辑人选。我找到了他。他也表示要干出一番成绩来。我欣赏他的勇气。那么，好吧，请来艰苦奋斗吧。在与小肖共事半年多的时日里，他在工作中表现了勇于进取的精神和精悍能干的才能，是值得我这个年已半百、朝气不足的人学习的。

《莽原》创刊号发稿前，小肖拿来了他的中篇小说《情与网》。这个理发匠的儿子与市委副书记的女儿的恋爱故事，我是在夜间一口气读完的。这大约是我第一次认真读他的作品。作为一篇小说，虽还可以指出它的种种不足，但总起来说，我是喜欢这个故事的。年轻人写年轻人的故事，蓬勃朝气透露纸背。理发匠的儿子袁新是可爱的，值得爱的。他身上有着那样多的劳动人民的气质，忠厚，正直，勤劳，热爱生活，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。更何况他又多才多艺，是电工，会画画，还能做木匠活，甚至懂点医学，更有甚者，在舞蹈《洗衣歌》的男主角突然于拉幕前病倒时，他能替补上去演出，“他的舞姿是那样的矫健、明快，有节奏感；表情、身段甚至超过了那位生病的主演”！十年内乱中，他救援了一位老干部，遭到了歹徒的毒打，因而失去了一只眼睛。“四人帮”粉碎后，他没有炫耀过自己这段勇救“走资派”的光荣历史，更没有打听他救的是谁。后来，当他从父亲处得知，他救援的那位老干部就是他热恋中的庞倩云的爸爸、市委的庞副书记时，他也只是欣喜地把这件往事告知了倩云，也并没有以此做为一张牌或一个砝码。这恐怕尤其是难能可贵的，益发显示出他的朴实。市委副书记的女

儿庞倩云也是可爱的。她拒绝了许多门第相当的求婚者，执着地爱着青年电工袁新。仅此一点，就值得爱。他们在团市委业余文工团里相识、相爱，爱情的发展是健康的，自然的，也是可信的。但是，有一个网，在阻碍着他们的爱情。这个网便是残存在人们头脑里，包括某些领导干部（如庞副书记）头脑里的带有封建色彩的门第之见。

这毕竟不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兰西。袁新不是司汤达笔下的那个木匠的儿子于连，庞倩云也不是那位侯爵小姐玛特尔。袁新和于连，庞倩云和玛特尔，是不能同日而语的，他（她）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。遗憾的是，那个带有封建色彩的网，还在某些人们的头脑里残存着。岁月毕竟流逝过去了一个半世纪，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，《情与网》不会再演出《红与黑》那样的悲剧。这是一个正剧。那个网正被触动得有些败退了。可以有根据的祝愿袁新和庞倩云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《莽原》创刊号缺稿，我很高兴地把《情与网》签发了。

他的第二个中篇《生活的起点》的原稿，也拿来让我看。这不是给《莽原》的投稿，是做为同事，让我给提提意见，出出主意的。看后，我曾劝他把稿子放一放，有机会改得更好一些，先不忙送出去发表。我肯定没有说服他。过了一段时日，他告诉我，稿子已经发表了。或者我的意见有失偏颇了吗？也可能的。现在看来，写的是待业青年的事，人物也是活的。

《幸福的浪花》这部中篇，则是看的清样。这个中州电

工机械厂女工程师杨素音，在贯彻调整方针中忘我奋斗的故事，给我带来欣喜。观察的敏锐，提炼的明快，剪裁的得体，刻画的逼真，描绘的疏密相间，结尾处的富于哲理，无不标志着小肖在创作上的长足进步。

至于他的短篇小说，也是这次为了写序，才一一浏览了的。他一九八一年发表的短篇小说，如《秋菊姑娘》、《纸燕》、《名人》、《爱？爱！》诸篇，比之他过去的短篇，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要成熟得多。过去的短篇显得比较地生硬和幼稚，但又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。也是八一年发表的《蔚蓝的天空》和《车》，可以称得上是相当精采的小品。

从一九七二年在黑板报上发表小小说《锉刀师傅》算起，他已有了十年文学创作的生涯。从幼稚到比较地成熟，他已成长为一个应当刮目相看的有点名气的工人作者了。十年过去，应当回顾和总结一下。这种回顾和总结，只能由他自己去做。硕果累累之类的话，且留待以后再说。现在，公平的说法应当是收成还不坏。我劝肖君一句话，当前特别需要有这样一种勇气，就是勇于迈进人物心灵的门槛的勇气。这个集子里的小说，其思想、艺术的质量是不够整齐的。就少数作品来讲，还是在人物心灵的门槛之外徘徊。勇敢地迈进人物的心灵的门槛吧！这样，作品也就迈进了读者的心灵的门槛了。如何迈进呢？仅只需要勇气就够了吗？小肖自会明白，毋庸我再罗嗦，趁肖正义同志第一个小说集出版的时候，这就权当我祝贺他的话吧。

1982年2月2日雪天

目 录

序.....	南 丁
情与网.....	1
生活的起点.....	81
幸福的浪花.....	138
透 迤.....	210
后 记.....	282

情 与 网

—

庞倩云和袁新坐在北上的列车里。车厢内严重超员，人行道上站满了人，简直没有插足之地。他们很幸运，身边的两位旅客正好下车，好象专门为他们占位儿似的。他们就这么坐下了，挨得很近。她甚至可以感觉到他的体温和心跳。

“我们到北京去干什么呢？”他耐心地有些忐忑不安地问，声音很低。

“不用多说，跟着我走就是了，如果你爱我的话。”她眨巴着纯真的亮眼，依然是十分认真地回答。

他是被她刮起的一阵风暴卷来的。是的，是一阵莫名其妙的风暴。他知道她父亲的态度，他知道她哭了一天，他知道她是偷偷离开家的。可是，到北京去干什么呢？到北京去

能改变她父亲的态度？到北京去能成全这艰难的婚事？到北京去能实现她美好的理想？莫名其妙。又不能问。“如果你爱我的话”。

车轮发出有节奏的“轧轧”声。车窗外是黑暗，无边的黑暗……即使是有些光亮，也是一闪即逝。

他来不及给还没有下中班的爸爸说，也来不及到厂里去请假，只是给妈妈打了声招呼。妈妈连忙煮了十几个茶鸡蛋，塞给他二十块钱，嘱咐路上小心别出事儿。他们就这么上路了。

她倒是很平静，歪着头，靠在他的肩膀上，微笑着闭上了眼睛，刘海儿弯弯地贴在她那白晰的额头。她睡着了吗？他不知道。反正他睡不着，两眼盯着窗外，尽管看不到外边的任何景物。

列车风驰电掣般地行进着……

他们一直是这个姿势坐着……

他们的命运是怎么连结在一起的呢？

二

湿润润的夜风，轻轻地吹着，温柔地吻着路旁树芽刚刚绽开的杨树。马路上非常安静，只听见远处清洁工寥落的扫马路声。

首场演出结束了，她妆都没卸，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，兀自一人朝家里走去。

让我们借着昏暗的路灯光，悄悄地看一下姑娘的容貌吧。也许有人会说，她浓妆艳抹，当然是美丽的。不，她边走边用软纸擦掉了脸上的油彩，哦，比化了妆更美，更清秀；柔软油黑的卷发，用一个“∞”字形红色的发卡在脑后，自然蓬松的刘海儿映衬着粉荷色的额头；弯弯的细眉，大大的凤眼，眸子里闪烁着欢快而又略带忧虑的两颗亮星；笔直的不高不低的鼻梁，配上娇小的嘴巴，珍珠般的牙齿，两个浅浅的酒窝儿……这一切，简直使你无可挑剔！无怪乎她的父亲——市委庞副书记把三女儿视为掌上明珠，在不少老战友的面前夸赞她。

姑娘的美貌是可贵的，但又惹来不少烦恼。当她的父亲身处逆境，罢了官去养猪的时候，不少乘火箭上去的新干部，曾以解放她父亲为条件，要娶她作妻子。那时她二十刚出头儿，只是个农场的普通知青。每逢一辆辆小汽车驶进场门，来“看望”她的时候，她就偷偷地跳过坍塌了的墙缺，到后山的小松林里坐着，呆呆地坐着；直到听见汽车又驶出场门，她才若无其事地回到宿舍。

她没有因父亲的逆境而降低身价，每个月至少要接到两封陌生的小伙子话语滚烫的来信。起初，她看后一根火柴烧掉；后来，她干脆连看都不看就付之一炬。

她父亲恢复了市委副书记的职务以后，想当“乘龙快婿”的各种人物越发多了起来。这时，她已当了打字员，除了听打字机有节奏的歌唱而外，那就是在业余文艺队里，施展自己的文艺才华——她把这看作是最高的生活享受。那些杂七

杂八的事情，她一概不予置理！

妙龄姑娘的舆论本来就多，加上又是她这么一位姑娘，各种色调的传闻，简直象冰下的潜流一样，一直在暗中奔涌。她父亲却受不了了，把这些舆论归咎于自己的女儿应该迅速找一个对象。

她偏偏是冷漠的，一个，两个……十个，二十个，回答依然是摇头，摇头。老头子火了：

“你到底要找个什么样的？要是你妈活着的话，瞧我会管你！”

她妈妈是在当年“学习班”的双层床上，用被子撕成的条条，上吊死的。提起这段经历，全家人就会潸然泪下。

“爸爸，正因为这样，我才想在您的身边多呆几年，您需要人照顾。至于我的事，用不着您操心，到时候，我会告诉您的。”

爸爸瞪了她几眼，气呼呼地去开他永无休止的会议去了。

她最不满意别人介绍，认为这简直是把爱情蒙上一层做生意的色彩。先互相通报条件：政治、经济、长相，然后是见面，谈判，讨价还价。多么没意思，多么庸俗！她在暗暗地等待，她在冷静地挑选……

呵，袁新——这个淳朴而又热情的小伙子，跳进了她的心扉。成立团市委文工团的时候，她没有注意他。有一次，排练休息时间，她无意中走进了一间荆条和油毛毡钉起的棚子，想到里面静静地歇一会儿。她看到一个英俊的小伙子，

正在画着演出用的布景。他吹着婉转悠扬的口哨，听出来了，那是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，不时偏着头，眯缝着眼，欣赏着布景的色调。他穿着浅蓝色的衬衣，束在下身咖啡色的布裤子里，脚上穿着一双青年式的“三结头”皮鞋。他的头发稍短，近似于平头，又黑又长的眉毛，象是用毛笔抹上去的，浓厚方正的嘴巴，给人以爽朗的感觉；但他的脸庞却是瓜子形的，使他的气质中又平添了几分女性的细弱。总的说来，他给她的印象是好的。

她姗姗进来了。他仍然在旁若无人地画着，看都不看她。这使姑娘的自尊心受到了损害。她咳了一声，象是通知他。他还是吹着欢快的口哨，继续画他的。她有些火了，故意使脚步变重，并使脚下的木条儿碰得辟叭直响。她，这个怪人，自恃清高，仍然不予理会。她恼了，跺了一下脚，想离开，发誓要是碰到这个人掉到井里，也绝不理睬。没想到，她一跺脚不要紧，正踩在一根木条倒立的钉子上。她“哎唷”一声，感觉脚底板火辣辣地疼，袜底湿漉漉的。

他终于扭过头来，迅速地搁下手中的调色板，快步来到她身边：

“快，快，快把鞋脱下来，扎了钉子，脚容易感染的！”

她顾不上说话，连忙脱下鞋，见尼龙袜子扎了个洞，血已经染红了一片。

他猛然想起了什么，跳起来，从挂在荆笆上的书包里掏出个很小的瓶子和一块白布，三步两步地跑回来，坐在地

上，将她受伤的脚轻轻地托在自己的膝盖上，喃喃地说：

“这是云南白药，药到血止。”

“他的书包里怎么会有这种药呢？是未卜先知，为我准备的吗？这个鬼小子！”她想。

他灵巧均匀地将药撒在她的伤口上。血，真的止住了。他又抖开白布。她看清楚白布上已经画好了浅浅的线条——是一块油画布。他稍微犹豫了一下，“嚓”地撕开了，用其中的一块包在她的脚上，并帮她穿好袜子，套上塑料布鞋——这一切，做的那么自然，那么敏捷。然后，他笑了笑：

“对不起，让你在我这儿负了伤。不过，明后天就会好的，不会耽误演出。”

她直愣愣地看着他，流露出感激之情。

他自始至终没有看她一眼。这个让人不可理解的傻小子！

后来，她终于打听到他叫袁新，是仪表厂的青年电工，在业余文工团担任美工兼灯光。

自那以后，她脑子里总是闪现着袁新的脸庞，赶也赶不走。在节目通排和彩排中，她发现袁新一会儿拍布景，一会儿爬到舞台房顶上打追灯，一会儿跑到配电房搞效果，忙得不亦乐乎，满头是汗，但没听他讲一句话。

她的心中油然产生一股爱慕之情，想找他谈谈，又没有机会。于是，她给他写了一张便条：

袁新：